

生命之火

文集創作第一集



838/8204/:1



生命的燄火

——文藝創作第一集——

寫 在 前 面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小集，因為編者個人覺得她可以有小集的必要罷。沒有甚麼驚人的奇著，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作家。在他們下筆的時候，也並沒有打算去怎樣「驚人」；而且設計的估量的在做一個文學家。更沒有想到編者會把他們拉到這平凡而又夾雜的小集裏來，成功了這麼一個小冊子。他們止有微弱的呼聲，在這不能不呼叫出來的時候就呼叫出來了；而且不顧一切的形式和刻意的裝飾而呼叫出來了。他們知道離成功還是很遠，或者竟不希望成功。他們也許沒有極力去發展他們的天才，或者簡直是一個非天才者，所以技巧與靈感都不免有些抱歉！除了如火般的熱情和積極的向前的意識擠迸着衝激着他們外，沒有甚麼。他們在想愛着他的情人，他的民族；他們在想像着他

們的將來他們的世界。他們在努力着奮鬥着勇敢
猛進着在尋求前途的光明。但是在這頹唐愁悶的
國度裏，空虛幻滅的人海中，他們是何等的微弱
呵！如果這大海裏的蚊虻，能夠激起了一點波紋，
這黑暗裏的燼餘，能夠燃起一點光燄，這算是意外
的獲得了罷！

——編者

目 錄

一、 詩 歌	頁數
1, 燃起這生命的焰火……………	1
2, 玄武湖之冬……………	3
3, 燕子磯歸來……………	5
4, 青年之路……………	9
5, 風聲……………	11
6, 獻給犧牲的戰士……………	13
7, 死的祈禱……………	16
8, 野祭……………	20
9, 狂呼……………	24
10, 致戰士……………	26
11, 懷先烈……………	28
12, 一個退伍兵士的自述……………	31
13, 朋友嗚莫再踟躕而不進……………	34
14, 前進……………	37
15, 這不是噩夢沉沉的時候……………	39

- 16, 瞻仰.....41
17, 希求.....43

二、小品

- 1, 只等青草兒有了嫩芽.....47
2, 愛之花.....50
3, 支配.....53
4, 給出征的銳.....57
5, 古國曙光.....59
6, 鐵橋.....62

三、短劇

- 1, 萬里從軍禦暴俄.....71
2, 給我呀這光榮的吻.....75
3, 犧牲.....79
4, 醒.....83
5, 苦戰.....89



燃起這生命的焰火

劍 藜

別了！這蒼翠爛錦的河山！
別了！這甜情蜜意的良辰！
藏起香醪，快停止舞蹈！
來罷！燃起這生命的燄火！

來罷！燃起這生命的燄火！
困苦是人類生命的搖籃，
幸福的人羣都深深禮讚，
古今偉人誰不把它肩担！？

來罷！我們要把困苦肩担！

我們的心臟熱血已奔騰。
要從鉄蹄之下救起國魂，
須高擎你心裏這盞明燈。

送什麼秋波？你們的女流！
繫起你那鬆弛的衣帶罷！
傾去你這杯迷人的醇酒！
困苦能使你的靈魂得救。

前進呀！踏上光明的途程！
聽那潺潺流水奏出歌聲：
主義如朝陽，強虜若春冰；
春冰易溶解，朝陽永光明！

來罷！燃起這生命的燄火！
藏起香膠嘴，快停止舞蹈！
別了！這甜情蜜意的良辰！
別了！這蒼翠爛錦的河山！

18, 12, 12夜



玄 武 湖 之 冬

露 歌

- (一)我捧着一顆寂寞的心向你走來，
你湖沼的精靈嗚！請接受我這深深的禮拜。
明媚的湖光已逝，且莫悲愴，
也不要怨那霏霏的白雪將你埋藏；
你顫動的心弦呀，請靜止一息！
授你以慘敗的是那無主的彷徨！
- (二)冷變無常的不祇那絕情的蕩婦，
人類的心兒和牠是毫無兩樣。
記得在鳥語花香的時節，
他們都愛這湖景宜人，湖波蕩漾；

等到荷花已老，荷香已失，
幾曾見有車轍蹄跡，斂光鬢影！

(三)沒有常圓的月，不散的筵，
今日無邊的悲哀就是昔日歡娛的投影。
看！秋風過後的斷梗殘枝，
它曾經親過處女純潔的芳唇。
現在却是默默無語，荒漠一片，
惟有悲咽的寒風伴它獨眠。

(四)啊！你湖沼的精靈！請勿悲愴！
讓那舊的死去吧，新的迎來；
深深埋在湖底的生命須你手創，
你請把憑着吧！這宇宙新生的力量。
我捧着一顆寂寞的心向你走來，
你湖沼的精靈！請接受我這深深的禮拜！

19,15,夜。



燕子磯歸來

微笑

晝夜不息的大江奔流滾滾，
千古江流衝不破的懸崖絕壁，突出江心。
唉！朋友呀，「死不得，」「想一想。」
觸目驚心的燕子磯！
江底沉沉，
淹淪着幾多命運黯淡的冤魂！

困倦的人生，
戰敗的人生，
創痛的人生，
破碎的人生，

愁苦的人生，

.....

朋友呀！你有無限的感傷，

你跳下燕子磯去，

想洗滌你心中萬斛的悲愴？

不，回頭來，朋友呀！

你捧着破碎的心向江心埋葬，

浩渺的江心，可有你快樂之鄉？

你抱着戰敗創痛的人生投入水中央，

烟水茫茫，何處是你安息的地方？

你懷着憂愁苦悶的人生，捲入銀濤雪浪，

無情的波濤，可能給你心頭的歡暢？

朋友呀！

你只聽得天風鼓奏着猛進的聲浪，

潮音嘲笑你懦弱的人生！

唉！朋友呀！歸來吧！

滾滾江流，洗不盡人生創痛；

蒼茫祈禱，窺不破人生幻夢；
華嚴瀑布，訴不盡兒女情衷。
天地悠悠，大江奔流，
只有生是必須奮鬥，
只有死而後罷休！

朋友呀，歸來吧！
奮世界的喪鐘已響，
大同的曙光在眼前，
青天白日，旗幟飛揚，
紫金山埋着曠代英雄的俠骨，
白雲中透現不朽的靈光。
救世的熱情，似火山的噴薄，
革命的人生，如百煉的純鋼。
幸福之花，是愛力和熱血；
民族復興，是刀光與劍戟；
歷史的創造，須不斷的努力！

朋友呀，歸來吧！

當你生命之火花未燼，
燃燒着猛烈的光明，
你必須抖擻戰士的精神，
在三民主義大路上趕上一程。

18,12,6。



青 年 之 路

江 流

在這邊是遍生着荆棘的罣礙之場，
那邊是矗立着峭壁千仞的崎嶇之鄉，
只有中間一條可達光明之道的彎曲路徑，
却又被那豺狼狐鼠窟宅其間！

多少的烈士爲達光明之鵠而受了殘酷的犧牲，

他們所遺留給我們的只有那：

奮鬥得來的鮮紅的血跡，

努力獲到的目的底方向！

青年的志士們！

莫以爲 先烈成功的微末 而在成功的途中彷徨！

莫以爲目的地到達是艱難而苟安！
須知美善的人生，正待我們的創造。
我們只知道美麗的花是血淚所養成，
象牙之塔也是白骨的構成！
我們要爲困苦的民衆請命，
我們只追蹤着先烈的血跡前進；
使得豺狼狐鼠肅清，
康莊大道早日出現！
青年！青年！
正是開關的先鋒，
鼓起了人類的革命精神，
毀滅了惡的一切；
建設起善的美的人生。
使達光明之地的主義之花，
永遠地永遠地燦爛的開放。



風 聲

銘

是這樣靜寂的一個夜深，
不見一顆星兒也不見有月暈，
沒有人聲也不聞有犬吠，
凜冽的寒風吹奏出淒涼的哀韻。

聽罷！這若斷若續的風聲，
如泣如訴似少女自嗟薄命；
有時却如狂潮與岩石衝擊，
像一羣殺敵前驅的士兵。

這風聲似藏有無數的殉國英靈，

是從那冰天雪地的北國，
是從那白骨堆成的荒塚，
吹來了這大夢方酣的古城。

他要震撼人間的美夢，
他要暴發熱血的山洪，
啊！你沉迷不醒的人們呀！
來罷！來去撞那強權的葬鐘！



獻給犧牲的戰士

希 路

太陽已被黑雲掩蔽而這樣淒迷，
造成了這個陰森森的天氣；
忽來造訪我的微姊和賓弟，
帶來了你爲主義而犧牲的消息！

他們已是泣不成聲，
我的悲痛也埋在心中，
疑是霹靂震得耳聾：
「他慘死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

啊啊！雖然你是被殘暴者所屠殺，
雖然你是死得悽慘可憐；

但是呀，我相信你也無怨意，
知道還有繼續你而來革命的兄弟！

想想呀！你生時是何等的雄偉！
時常總是勇敢和堅決，
從來沒有過垂頭喪氣，
更沒有一回悲哀流淚！

「革命要流血，不流血不能成功。」
啊！這是你最後的遺訓。
我們未死的人們，
牢記着你的遺訓來步你的後塵！

現在呀！你的屍首雖然腐敗無存，
但你的靈魂却已入了羣衆的心；
啊！爲主義而犧牲的戰士喇！
你奮鬥的精神是終古長存！

我現在再不爲你而洒淚，

更不去做那無聊的弔祭；
只是踏着你鮮紅的血痕，
繼續你所負的使命前進！

啊！爲主義而犧牲的戰士！
幫助着我們獲取最後的勝利！
雖然現在的太陽被黑雲掩蔽，
但是明朝呀，明朝就要重顯光輝！



死的祈禱 微笑

(一)

我被創傷僵臥在革命路傍，
我靜默地安心把創痕將養。
我仰望蔚藍的蒼穹，白日飛行；
遙遙的天末，縷縷雲橫。
一日日的流光，
剛夢醒見東方露白，
又忽忽見暮靄沉沉，
林梢殘照昏黃。

(二)

「日暮！何處鄉關？」
不，我永不愁嘆！

這世界萬水千山，
這世界滄海烟嵐；
太陽東上而西沒，
這一切都是祖國底江山。
我埋骨，我埋骨；
埋骨到處有青山，
到處是我的鄉關。

(三)

「我怎拋得故園白髮的雙親？」
啊！日薄西山，風燭殘年，雙親！
你只有生育你底愛子本能，
這全是民族偉大的責任。
我難忘却烏烏私情，
可是你也應該樂願，
有愛子爲黨國而犧牲。

(四)

「我怎拋得了我的愛人？」
不，我全部的心都被主義佔領，
沒有容納我愛少女的可能。

她好比黑夜裏的小星，
不能慰藉我空虛寂寞的感情。
她好比湖上底桃李繽紛，
枉拋來一段春色惱人。
啊！我非鉄石打成的心；
但我不追求夢裏的微笑，
不留戀消散的青春！

(五)

我把人間情緒一切放鬆，
我也不管死神何日遭逢；
「死，」我絕不惶恐。
但得一面黨旗覆蓋我胸，
這便是我生命不朽的光榮。
再和那革命前線血泊中，
多少國殤的無名英雄，
我們攜手笑歸天宮。
親愛精誠的黨人之魂，
永遠受慈祥的總理愛寵。

(六)

革命的人生我已確定；
爲愛世而生存，
爲愛世而革命，
爲愛世而犧牲。
崇高博大的總理，
努力愛世，人格完成。
是黨魂，
是國魂，
是有永恆的生命。
一個個黨人的肉身，
代謝新陳；
一個個黨人的靈魂，
歸宿到黨魂，
歸宿到國魂，
歸宿到主義的永恆生命！
一九，一，二四。



野 祭 微笑

(一)

猛憶起過去今朝，
怒濤衝決了珠江，
怒濤衝決了長江，
革命的高潮激蕩，
革命的風帆飽張。
這時候我認識了姑娘。
駕着革命的巨船，
我與姑娘；
載着可憐的同胞，
我與姑娘。

(二)

這路線是國民革命的航程，
三民主義的燈塔閃着光明；
那路線是暴民政治的航程，
黑暗中恐怖的波濤如山湧。
我爲姑娘將舵把緊，
向着光明之路前進，
爭奈你盲目的衝動，
竟撇開我投入那黑暗中心！

(三)

心上溫馨，
耳鬢厮磨，
風鬟雲鬢，
霧縠輕揚；
春江潮退莎草軟，
舒皓腕兮攜手行。
今日我重來江上，
春水綠兮春草長；
獨不見我的姑娘，
黃泉碧落兩渺茫！

雲天恨望！

淚下數行！

(四)

我抱着一束鮮花，

徘徊江上；

我酌了一杯美酒，

釀酒何方？

悔不躍入洪波，

救起我的姑娘；

悔不填平大海，

安慰我的姑娘。

到如今，

臨風揮涕，

野祭悲傷！

(五)

姑娘啊！

你不要再迷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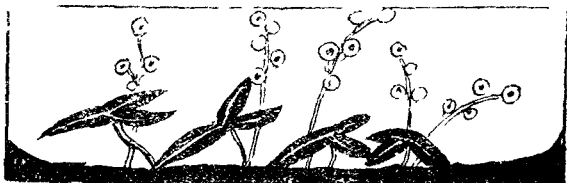
請你細細思量。

北國之熊鼓着牙爪，

向着太平洋伸張，
列甯與尼古拉，
傳統的政策是一樣。
你是爲赤色帝國主義作虎帳，
你還夢想是民族自決的犧牲。
可憐呀，我的姑娘！

(六)

唉！魂兮歸來，我的姑娘！
我接引你到紫金山上，
沐浴着總理的愛世靈光；
洗滌你那罪惡的靈魂，
回復你本來的蕙質蘭芳。
心上溫馨，
耳鬢厮磨，
我永遠地紀念着，
魂兮歸來，我的姑娘！



狂 呼 一葉

天將黎明，
戰旗已在飄揚，
弟兄們：
握緊你的槍，
衝入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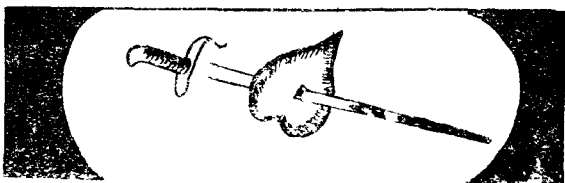
趁着嗚嗚的號聲，
趁着軍笛的嘹亮，
弟兄們！
歡呼吧！
我們把戰陣作戲場！

我們要將沸騰的血液，

染遍山野，
要在血開花時，
才作這齣戲的收場。

啊！
歡呼吧，
健將！
我們要在血花開時來歡唱；
歡唱，啊，
歡唱！

十月六日



致 戰 士

梅君

你們看不過眼前弱小的人民，
在惡魔鐵蹄下哀號呻吟；
你們看不過現代有為的青年，
在漫漫長夜中酣睡沈沈。

你們願把真理去和敵人的刀槍對壘，
你們願把熱血去灌注國人冰冷的心；
你們願把響亮的喉嚨喊破，
把沈睡的青年們一個個的喚醒。

你們拚着擲去大好的頭顱，
你們不惜流盡猩紅的鮮血，
你們不顧自己的利害和性命，
爲全民衆的幸福而犧牲。

可是現在啊，荊棘依舊叢生，
宇宙間依舊充滿着血汗羶腥，
鈇蹄下依舊有嗚嗚的哭聲。
純潔的真理已慢慢的向黑暗沈淪，
人們的幸福之門變得黑漆陰森，
惡魔的面貌依舊兇惡猙獰，
強權仍在跋扈飛行，
你們原有的精神將消失殆盡。
呵！志士啊！你們切莫爲此而灰心，
你們終久是民衆的救星，
你們仍須拿着原有的熱情；
把吸血的魔鬼打得片甲無存。
你們都是有志的年青，
願勇敢的把真理去追尋，
舉起青天白日旗努力前進，
去找尋燦爛的光明的美境。



懷 先 烈

偉功

黃花岡上，
高高地飄着「青天白日」之旗，
揚子江頭，
聲聲地奏着「自由平等」之歌。
中國的靈魂歸來了！
燦爛的河山輝耀着。
 安慰呵慶幸！
 千古以來的第一遭。
只是那渺渺空郊——
 長留着青塚纍纍，
 碧血斑斑。

青塚纍纍！

碧血斑斑！

創造了光明璀璨的宇宙；

恢復了沉淪不起的河山；

豐功呵偉績！

永遠照耀人間。

永遠照耀人間。

先烈之血，

主義之花。

先烈長留^客血，

主義不死^花之花。

先烈之血，

主義之花，

開闢了人間的坦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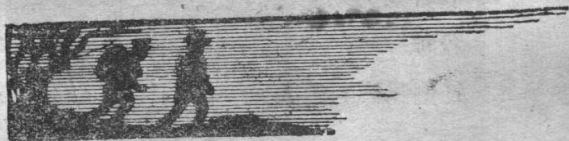
創造了世界的樂園。

打破了社會的一切牢籠。

人間的坦途開闢了！
世界的樂園創造了！
社會一切的牢籠打破了！
人們呵！
一切被壓迫的人們；
切勿忘却了那鞞鼓鞞鞞……先烈的戰功。

切勿忘却那鞞鼓鞞鞞先烈的戰功；
保持先烈偉大的精神，
親愛精誠，
勇敢奮鬥。
努力創造……無窮。

——雙十節



一個退伍兵士的自述

治 安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漆黑一團的夜幕，
有這樣淒切呻吟的一人。

「我，我，我本是一個有熱有血的青年；
我抱有殺賊革命的雄心；
我曾效班定遠的投筆從戎；
我曾當過幾年的小兵。

「我曾經發誓，以身殉國；

我曾經力竭聲嘶的喊過：

殺賊！

打倒我們的敵人！

「到那最後的最後，

啊！啊！

我負傷了！

我退伍了！——

春寒衣薄，

盼煞我白髮的慈親！

「啊！啊！

國步艱難，

民生凋敝；

內有野心勃勃的軍閥，

外有虎視眈眈的強鄰。

我們革命者的担子嘛，

只有加重，未曾減輕！

「同志們！

軍閥一日不絕，

內亂就一日不息；

剷除的責任不能放棄。

努力啊！

竭我們的全力，奮鬥到底！

「我以後，我從今以後，

我要重整旗鼓，

我要重當一個革命的兵，

站在最前線啊，殲滅那反革命和假革命的軍人！

「忠實的同志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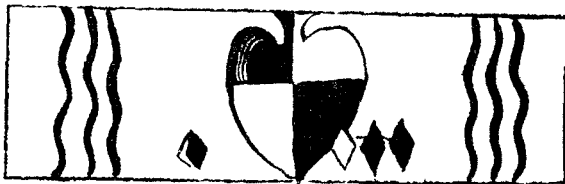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總理遺言，

千萬囑，不要忘記！」

1930, 2, 10。



朋友嗚莫再踟躕而不進

· 少 林

(一)

朋友嗚，莫再踟躕而不進！
 不要再敷衍，不能再因循，
 看這光亮的天日漸漸的灰黯：
 出柙的野虎將去吞噬餒養牠的主人；
 濃濃的正氣將被這些畜類所盪盡！
 朋友嗚，頭可斷，身可亡，
 終不能忘去了我們的責任是革命！

(二)

朋友嗚，莫再踟躕而不進！
 不要空徘徊，不能再呻吟，

看這環境是怎樣的不幸：
憧憧來往的盡是些鬼影！
唉，且莫感嘆大道之不行，
朋友喲，這都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雖死也要去力爭！

(三)

朋友喲，莫再踟躕而不進！
不要徒感嘆，不能再逡巡，
看這悽慘陰森森的天垠：
多少野心的狼子都狡焉思逞！
唉，且莫感艱神州之沉淪，
朋友喲，我們一息尚存，
終把這些野心的狼子殺一個干淨！

(四)

朋友喲，莫再踟躕而不進！
快去爲我們五萬萬的同胞去溯尋幸運；
暫且離開了你所熱愛的女人，
暫且拋開了你所狂飲的金樽，
老老實實的擱起了責任，

趕上去革命的路程！

不用鎗，不用砲，不用白刃，

只要把總理的主義細認，牢記；

不因循，不呻吟，不逡巡，

前進，前進，終於把敵人蕩平！

從此再也沒有野的虎與鬼的影，

且聽萬民在歡呼：

『國民革命已完成！

國民革命已完成！』

——一九，一，元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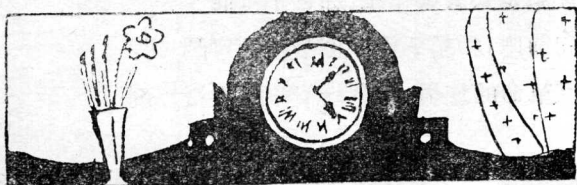


前 進

虹

前進！——前進！
挺起你的胸臆，
磨利你的戈矛，
準備你的熱血，
鼓起你的勇氣。
前進！——前進！
去做民衆的先鋒！
殲滅你們的仇人。
殺出一條赤紅的血路呀！
甯死沙場上，
誓不再生還！

前進！——前進！
你這大無畏的革命軍人！
爲黨國去犧牲，
爲民衆爭光榮！
要睜大眼睛，
去看清敵人。
剷除要害國的禍根，
那怕衝鋒陷陣。
抖擻你們的精神呀！
你這忠勇的革命軍人！
前進！——前進！



這不是鼾夢沉沉的時候

志 清

同志們，這不是鼾夢沉沉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繼續的向前努力，向前奮鬥！

同志們，鼓着你底勇氣吧！

優遊安樂的生活，終非我們革命者所應享受！！

敵人們依舊在那裏張牙舞爪，聲勢滔滔。

那慘酷的，任情的焚掠與任情的騷擾！

處在這一種橫暴的壓力之下的民衆們啊，

祇有悽慘的啼泣，祇有悲切的哀號！

同志們，這是宣示嚴重的時期已將來到，

你就是要裝聾作啞，那也不可能了！
向前吧，和敵人作一個最後的爭鬥！
反革命的堡壘，終會給革命的力量推倒！

同志們，這不是軒夢沉沉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繼續的向前努力，向前奮鬥！
同志們，鼓着你底勇氣，挺身上馬吧！
優遊安樂的生活，終非我們革命者所應享受！！



瞻 仰

麟 子

散漫的是故宮瓦礫，
 深刻的是雨花石痕，
 慘澹了秦淮燈火，
 憔悴了玄武湖的荷菱，
 獨上臺城，數豔跡，胭脂古井。

莫羨這六朝金粉，暢敘幽情；
 瞻仰到紫金山的巍峨，
 北望「碧雲」
 猛的抖起精神，着鞭請纓。

於泰山之陰，

黃河之濱：

水竭山崩，

白骨磷磷，

中原染夷腥！

望扶桑：

擊揖揮戈，

嘗胆臥薪；

滅此醜虜，

掃穴犁庭。

留得正氣滿乾坤；

是吾黨之英，

總理之靈！



希 求

作 人

揭開了黑幕重重，
滅盡了惡魔影蹤，
在渺茫青天的懷裏，
湧出了白日兮曕曕。

湧出了白日曕曕，
普照了大地融融；
建起了自由之國，
打翻了封建之宮。

打翻了封建之宮，

鼓起了人生之鐘，
追憶了總理精神，
記取著「天下爲公」！

記取著「天下爲公」，
浴心于光明之中；
洗雪了家國辱恥，
回復了民族光榮。

回復了民族光榮，
莫忘了血流殷紅；
當瞧著道旁新塚，
試默想先烈戰功！

試默想先烈戰功，
才瀆開民衆歡容，
不只是痛快地把生命斷送，
乃是有不平的情感在推動。

情感是生命之酒的酒盅，
藝術是鑄造這盅的盜工；
我們不建設藝術的皇宮，
我們是希求美化的羣衆、

用我們的勇氣做這個苦工，
用人類的情感向前路衝鋒！
我們在荆棘道上有敲着藝術的悶鐘，
待聚集民族的光輝造成了「世界大同」。



只等青草兒有了嫩芽

劍 菱

自從「秋」走了，「冬」便繼續着主宰人間。

他帶來了兩副不同的面孔：他用冷酷無情去對那窮苦的人們，彷彿一個古代專制的暴君，他能夠殘忍地屠戮那些小民而不見血；對於幸福的人們他却變為脅肩諂笑了。他有無量數莊嚴美麗的圖畫，不斷地一幅一幅開展在他們的面前，幸福的人們露齒地笑了，他的佈景也跟着幻化得更加莊嚴，更加美麗了。

「冬」之帶有兩副不同的面孔，就如這人間「世態」之帶有淺狹而勢利的眼光一樣。

「這樣乾燥的冬天太乏味了，降一場雪罷！我

們愛那銀花似的雪景呀！]穿着重裘的太太和小姐們一邊在說，「冬」便一邊在下着寒透入骨，霏霏不止的大雪。

「冷呀！冷呀！血凝結了，呼吸也快要停止了！我們怕那利刃似的風雪呀！」衣單被寒捱着飢渴的人們哀憐地叫着，「冬」却把風刮的更緊，把冰結的更厚了。

從那豎着紅爐烟突的洋樓裏，透出一陣一陣清脆的歌聲，是那幸福的人們在歌詠着「冬」的美麗。

從那頹垣支着茅草的破屋裏，透出一陣一陣斷續的呻吟，是那窮苦的人們在蜷伏着，等待那死之來臨。

就是這樣地，「冬」把人間變成了幸福者的樂園，同時却又變成了窮苦者的屠場了。

他挾着風雨冰雪的淫威，把一切的生物都摧殘淨盡了；然而，緊躡着他後頭的，宣示他底末日的，那慈祥的春天已在兼程的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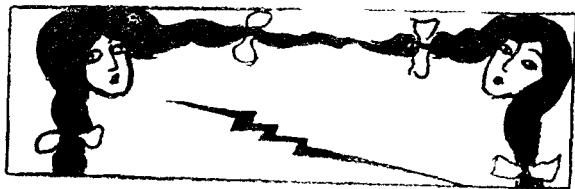
這灰白的浮雲幻滅了！這冷凝的空氣消散了！

——只等青草兒有了嫩芽。

有融和的微風蕩漾，有絢爛的陽光照臨，——
只等青草兒有了嫩芽。

我窮苦的朋友們！你詛咒那「冬」之殘毒嗎？你
愛那少女酥胸似的「春」底溫馨的氣息嗎？——只
等青草兒有了嫩芽。

18, 12, 19雪夜。



愛 之 花

銘

——新年的禮物——

「讓那悲哀與憂愁隨着昨日的殘年，在那無限的空間裏成爲永劫吧！新年給我們帶來了歡樂與幸福了！」新的年頭開始，如夢一般縹緲的希望便迸發在每顆人心的最深處。

雖說春是快要降臨了，花是將要蓓蕾了，然而，想把焦灼的活地獄轉變成溫柔的夢鄉，它還沒有這種偉大的力量；我們終究尚是一具兩足的活屍骸。

環立於我們周圍的盡是飢渴的人羣。看吧！這短促的呼吸，這青白的嘴唇，快將失去了他們的知

覺了！我們不應忘記要將自己生存的活屍骸供獻給他們——全民衆——做肉或靈之糧的肥料，而助長他們的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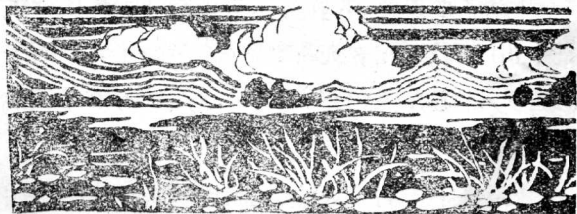
這樣，我們就要確定了我們生活的方式——奮鬥。

雖說我們有時在戰時是一個失敗者，無端的無意義之棟，會把我們相續的命運鎖在悲劇的連環中，但是，有人如果要問：「誰是這世界的征服者？」那我便要回答他：「是我們！」因為一個真正的奮鬥者，正如一個從精神方面去安慰人類底寂寞的真正藝術家一樣。「他是永享不到滿足的，歡樂的，普通人所有的權利」的，托爾斯泰曾對我們這樣說過。因此所謂歡樂與幸福，是只有怯弱的人才去需要它；反之，一個英勇的奮鬥者，永遠的勝利者，他是要把自己全部的靈魂，拋在困苦和悲哀的巨浸裏的。

或許在我們行動之間，有人要促成我們的葬儀；那末，我們便在民衆的純無垢的心靈裏，選擇我們的葬地。因為那是最適於埋葬我們的淨土。

時間好像過去的一般，在那循環不息的明暗裏蓋上歷史的烙印了。但是，在我們的墳墓上——人心裏——永遠永遠開着一朵美麗的花°

據人們的傳說，它的名稱，就是「愛之花」。



支配

作人

秋色漸漸兒的深沉，花已經消殞，草露了枯黃的臉龐，樹枝也應風而搖擺著，滿空中只有落葉的飛舞。在這一個蕭條的景象裏，那人還是很驕傲很自得的。當他對於宇宙有一種疑問的時候，秋之神正從樹叢中珊珊而來，她輕波地舞著，大地充滿了淒涼的意味。人從靠河沿的石欄上從容地坐下去，他閉著兩眼，正有所思索。

「可以證明了，大地上的一切都受了我們的支配，呵！宇宙間最沒有主意的便是人了！」似乎神接近他的身邊這樣低聲的說。他抬起頭來，凝神注視。

「請不要誤會，我們并不受什麼的支配！這正是宇宙的弱點。在春天，你們雖然鼓動了一切的生意，但一經過蓬勃的夏天，你們竟這樣落寞了！」他勇敢地向神回答。

「這是宇宙對於人的懲罰，因為人在快樂中往往會忘掉了一切的憂患。」神是很正色的。

「你這話是何等的不切實呵！宇宙可說是我們人類所創造，我們的理想常常超過了宇宙的偉大，宇宙的變態是最足以使人疑問。若說冷寞的秋天的來到是宇宙對於人的懲罰，那末，一過了冬天，你們不又把妖豔的春天來取媚于人麼？」他很興奮地。

「你所說的全是虛假，我只見人類的醜惡爭奪肉搏與野蠻。你們曾經創造些什麼，連人類之間安樂的常態且不能維持？」神冷笑了。

「是呵：這正是我們做人類有永久快樂的工作，我們不惜個人的犧牲，為整個人類來奮鬥。這奮鬥不是野蠻，是一切野蠻的掃除，這奮鬥也不是爭奪，是永久爭奪的結束。」他辯正著。

「是的，我已經見到這犧牲的你們已死的同類了，他們已經安定地睡在我的腳跟，你曾否聽到他們妻子們悽慘的哭聲？他們的代價是什麼？」神表示惋惜。

「這是我們偉大的先烈呵！他們的代價不能用我的言語來形容；至少，他們是替民族人類盡了絕大的義務。」他很悲壯。

「義務？」神懷疑著。

「你須知道，到現在，我們人類每個人都有幾千歲的年紀，這個幾千歲便是不斷的犧牲的連續。我們想到我們生命的來歷——是由我們連續的奮鬥，不是宇宙給與的支配——我們便須想到如何來繼續我們的生命。為民族為人類而奮鬥的犧牲，自然是我們應有的義務。」

「你還是固執著，人類是受宇宙支配的。不信，我把火山爆了，至少要葬送許多人的生命。」神故意想奪取他火一般熱烈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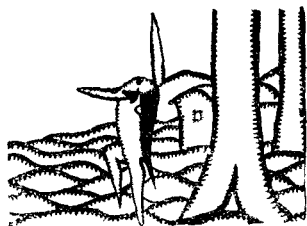
「哈哈！這好比拔了我們一絲細髮，毫沒些兒影響或損害。總之，我們人是有支配環境的力量，

環境是無從支配我們的！」他的心格外堅決。

「如其我們把整個的地球爆裂像破皮球一般，看你們還有什麼勇敢沒有？甚而至于還有生存的餘地沒有？」神這樣探問著。

「是的。要是宇宙本身不毀滅，我們便永遠有不斷的努力。」一片落葉飄到他的臉上，他用手撥開落葉時，神已經不見了，他於是高聲地歡呼道：

「宇宙一切不能支配我們，惟我們可以支配宇宙的一切！」



給出征的銳

憶

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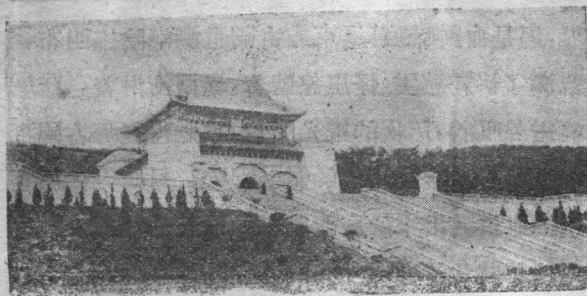
這是多麼英勇而熱烈的啊！悲壯的號音，悠揚的軍樂的中間，你奔赴到戰場上了。「丈夫肯作從軍事，便是人間有用材。」哥哥：你的心情受過了革命的洗禮，你的身體貢獻了黨國；革命進程上的榛莽，非拿熱烈如火的情緒不能把牠燬滅，革命之花，不受壯士的碧血來煊染，怎能夠光輝燦爛的啊！

「此去軍前無別祝，餘生百戰唱刀環，黃龍未搗功猶半，莫向家鄉策馬還。」哥哥：前進——殺敵——努力！

春光駘蕩的時候，紅透了櫻桃，綠徧了芳草，
月下的蜜語，路頭的躑躅，……清幽明媚的風光，
籠住了我們的幻愛甜蜜，是燕子磯的遨游吧？玄武湖的韻賞吧？這都是兒女私情，不要在革命健兒的
心旁倦戀了！

前進——殺敵——努力！

妹衛十九，五，二十一。



古 國 曙 光

微 笑

在地球東方的一個文明古國，有蒼翠的峇嶠的山嶽排列着，有碧綠的浩汗的江河奔流着，有膏腴廣袤的田野叢生着五穀，有蔥蘢迤邐的平原放牧着牛羊：這古國，有古代文明的優秀的種族生息繁衍着，他們有五千多年所演進的璀璨的歷史。這是何地？這是孕育東方文明的搖籃啊！

當那古龐貝城被火山吞埋了，十字軍的鐵蹄踏破了耶路撒冷聖地，羅馬雄都只剩下斷瓦殘垣，希臘的光榮已傍夕陽而沉沒，埃及的金字塔頹然陷在瀚海流沙中，文明的遺跡盡掩沒在地層下面，那時人間發生了殘酷的惡魔，征服了一切，大千世

界，遍是血跡啼痕！這東方古國也漸漸陰霾四布，罩滿了慘霧愁雲。怪風怒號着，暴雨衝淋着，猛厲的雷聲吼着，迅疾的電光閃着。只聽得從那古國裏透露着苦痛悲哀掙扎的微弱呻吟；只聽得從那惡魔的血口發出來的慶祝勝利的慘厲的怪笑。優秀的種族將化沙蟲，文明的古國將成墟墓！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一個初冬的昧爽，長庚星在天邊映着笑眼，好似預告這沉淪的古國的黎民以曙光之將臨。在這靠近太平洋的古國的南方海濱，當這初冬晨光稀微中，曉風輕拂，濃霧漸銷，海面上微波盪漾，金蛇亂舞；沙灘上寶光灼爍，霞彩萬道；陸地上隱約的現出一座山環水繞，林蕩草綠的幽靜的村莊，這村名叫翠亨村。村上有一家樸實古風的農家，在這天色微明，氣清景淑的時候，呱呱一聲，頓時陽光四射，照澈了整個古國，天風海濤鼓奏着微妙的音樂，宣告東方偉人的誕生。一切的恐怖消滅了，魔鬼也遁跡了！古國的黎民慢慢的從血泊中蘇醒過來，從灰燼中匍匐出來，亂髮紛披在肩背上，污血凝結在創痕上，睜開矇矓的淚眼，

舉手接受那溫和的陽光。那文明的古國，千仞的山嶽依然蒼翠崢嶸的排列起來，萬里的江河，依然碧綠的浩汗的奔流不息，快樂的田野，禾黍離離，高爽的平原，牛羊成隊。崑崙山的最高峯，展開太古積雪的容顏，對着蔚藍的蒼穹微笑，太平洋的碧水鉅波，捲起皎潔的浪花，朝着那古國獻頌。大地上萬類羣生，都欣欣然向榮，努力發展生之意志，迎受那東方古文明復興的光芒，迎受那昭告人類進化大同極軌的福音。那偉人本着一顆博愛的慈心，以大無畏的精神，站在時代前面，領導着古文明種族，以山嶽爲鼓板，以江河爲弦索，奏起民族之歌，宣布人類的解放；同時聽到全地球上萬類羣生的歡呼！

大中華民國十八年，總理誕辰。



鐵 橋

子 華

當時，海風狂號，
從窗裏看去朗若白晝
的燈火還在迷耀着。

「你們想，」從他蒼白瘦削的面龐上湧起了陣陣的血潮，又繼續着講了下去：「橋，誰沒有過着，但是這一座鐵橋却與平常的不同了。在當時我同我的妻子得着了旅店裏的人通知，護照已經督辦簽了字，決定在那天早上過河去了。我的朋友們呵！在河這邊還可以使你自由一點，惟是當你走過一座不滿六丈長的鐵橋的時候，會使你有幾分恐慌。那橋是鞏固的，橋下的江水是平坦的，可是要知道呵，過了橋便是那帝國主義——法國——所統治下的安南地界了。」

「『那裏！』一個立在橋頭執着槍的安南兵，他用他略知的中國語這樣說着，並且指給我們橋旁

的一座西式房子。一個送我們到對岸的廣東店夥對我們說，『到檢察所去。』

「我們已經知道不能帶到他們地界上的違禁物如火柴，小刀，鴉片及十元以上的中國幣，剪刀等等，所以都沒有，當然比較放心一點。

「在檢察所裏面，立着三個法國人，旁邊一個中國人是做繙釋的。我們一班旅客們的行李一概打開了，由一些安南人來動手檢察。他們將我們的箱子裏面的東西搬了出來，衣服一件一件的抖開細看。被蓋的綫被他們拉斷，用小刀將棉絮開一個小洞，用鼻子去聞，用眼去細看，三個法人在旁邊監視着。

「『那是什麼東西？』在我們行李旁邊監視着的法國人指着我的箱子，由繙釋說了出來，檢察的人將我放在箱子裏面的兩盒茶葉三盒火腿罐頭及一雙較新的布鞋都拿了出來放在一個台子上面。

「那法國人將那些東西一樣一樣的檢察過了，猶笑起來對繙釋說了幾句法語，我心裏在砰砰的震跳，我的未經過什麼憂慮的妻子也在旁邊有些

驚惶了。

『要上關稅!』那繙譯的對我說。

『那是一路上吃的，鞋子是穿過的了，請你解釋不必上了吧!』我很着急的向繙譯說。

繙譯向那法國人說了以後，那法人搖了一搖頭。

『不行!上三元六角法幣。』

『那我們不能上這麼多的稅，東西不要了送他吧!』朋友!你們想我臨由雲南省起身的時候，一些朋友送我在路上吃的東西，我怎麼能上這麼多的稅呢?所以只有送他們吃去算了。那知我同他們說了以後，仍是不行。到後來終竟還是上了他三塊錢的稅。除了一盒茶葉被那法國人拿了去，其餘的東西都拿了回來了。我們到店子的時候，淑瑗，我的妻子，埋怨着說在先前不應該把牠帶了出來。但是!誰知道呢?這一點東西他們也要上稅。

「休息了一會，我倆把箱子行李打開，另外整理一下，不然，箱子是關不上了。

「於是比較安心一點，在勞開的旅店內宿了一

晚上，由店主將我們的護照拿去法人處簽字。

「多麼可憐而可恨的安南人呀！我們由勞開坐車到東京的時候，除了同路的幾個廣東商人而外，全車箱都是安南人，他們腥臭的身子却來擠着我們坐，天氣是酷熱極了，真沒有辦法。

「在車到嘉林的時候，同車的幾個廣東人，都把他們的行李打開看了一些時，我倆因為過于疲乏了，總覺得看看沒有什麼意思，昏昏沉沉的睡了一會。

「我醒來的時候，聽得一個廣東人說『到東京檢得更利害呢！』我心裏雖然有些不安，但是總覺得經過了一次想來不要緊了。」

「唉……………」少亭這樣嘆息了一聲，擺了擺頭，在他的眼眶裏流動着晶瑩的淚。

靜默了一會，圍坐着的幾個青年的腦海裏已深印着那些法國人的凶惡的面孔。

「講下去吧！」朋友們要求。

「車在下晚七點鐘停在東京（河內）的車站上了。」他動一動他的身子又講了下去。「我倆隨着行

李及一些旅客到月台上，在月台到街市的中間，一些人在擁擠着是在受法國人的第二次檢察了。

「第一次，他們先叫我們把衣服解開，給他們遍身的摸索。在摸索以後，淑瓊她悄悄的對我說，檢察的人把她身上的兩元錢拿去了。我對她說『不要緊，算了吧！幸而沒有裝着很多。』後來經過第二次是上行李稅，每件行李都須過磅，我們給了他們四角錢。

「在最後一次……唉！他們檢察了我們的行李，朋友！這是我的過錯，我應該在火車上自己檢查一次，你們想他們竟在我們的捆着的被蓋裏取出了一包用芭蕉的葉子包着的東西。安南人呈給法國人看了一會，證實了這是鴉片烟，我與淑瓊當時是面無血色了。

「當時，我們也在劇烈的驚惶中，細想了一想，簡直是莫名其妙，這鴉片是從何而來的。幾個安南人在旁邊冷笑，一個廣東人說：『恐怕是在火車上安南人放任你的行李裏面的。』朋友呵！一定是這樣，因為他們將牠放在我們的行李裏面，若是此次

檢查不着的時候，當天晚上他會來把你取回去，於是他便可以得到七倍以上的代價，若是檢查着了，那你便受冤枉，他只毫無損傷的，這是他們做慣了的把戲。

「月台上的人全都走了，我倆及我們的行李被扣留着。淑媛，唉！她當時緊緊的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冷的，話是簡直說不出，面無血色了。

「由四個人把我倆押到一輛汽車上面，我心裏也是砰砰的跳動，絲毫沒有主意，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國，有什麼辦法呢？

「汽車駛進官署一樣的地方，竟把我們鎖在一間空房裏面，那裏面有一張小鐵床，一盞半明半暗的電燈，多麼愁慘的一夜呀！淑媛只是埋著頭啞哭，我也只有嘆氣，一夜沒有睡。

「次日的下午，我們經過法國官吏的審判，要罰兩千元法幣才能開釋。那裏去找呢？七日的限期，我們眼見是在頃刻了。沒有親朋沒有這麼多的錢為成們贖罪。由我自己寫了一封信給我國的政府。但是夕陽及曉光在窗上，是來得多快呀！我倆

都很悲傷，也不願吃他們送來的醜麵包，在被禁閉的第四天，淑媛就急出病來了。

「一星期到了，政府沒有消息，我們就被法國人送到不遠距離的地方，受那我們一生所未經歷過的苦。我們衣服被脫去了，只留得一條褲子，遂被放逐在所謂「水牢」裏面。當時我的已經病了的淑媛便大哭起來了，我也只有流淚。

『我們的命運真不好呀！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她嗚咽着對我說，我也無言可答了。

「那水牢呀！我的朋友們，那是地獄，一面不甚寬的黑暗的一間房子，下面是淹到腹部的水，絲毫沒有水的地方都沒有。我倆抱在一處痛哭，詛咒我們的政府。

「經過兩天以後，政府的交涉及證明已經妥當，才把我們放了出來，但是………唉！朋友！你們的同學，我的愛妻是在當晚死去了，她死在那異國的旅店裏。當她瞑目的時候，她說：『以後對付他們一下吧！』

「是的呵！」最後少亭是興奮極了。「朋友們！我

們要知道法帝國主義牠是握住了我們中華民國西南的咽喉。雲南的文化由他操縱，西南的人民要受那苛刻的關稅，不單是西南各省受影響，中國全國，也都是受帝國主義者的關稅等等的侵略。大家都是青年，我們爲中國爭一口氣吧！就如我這一回事爲例，你們想這是怎樣使人痛心的呢！……

少亭停止了她的簡短的敘述，低首沉默了一會，似乎又再想起來一些有關的事又說道：

「到現在已經隔了三年的事了，我後來才知道我國的同胞，住在他們境內，時時被他們屠殺，只要過境的人有些價值貴一點的東西，就要上你比原物的價值更多的稅。我們現在應該積極的將中法條約另加修改，還要施行 總理的計劃——修築鐵道——以後才能免了西南人民受牠們的壓迫與侵略。朋友們！起來吧！諸如此類的事正待我們起來負責做去啊！」

當我們出了少亭的寓所的時候，已是夜靜了，各人無語的走着，腦海裏起伏着一種奮怒的思潮。



萬里從軍禦暴俄 (詩劇)

微 笑

人物： 哥哥 妹妹 馬兵

幕開： 天邊佈滿了彤雲，西風颼颼的吹着衰柳，柳絲搖落零亂。寒蟬斷斷續續，淒淒切切的咽着。遠處軍營的號角，特帝特帝的，衝破了沉寂的秋空，夾雜着戰馬的悲鳴。

哥哥 (很嚴肅的在整束戎裝，悲壯英武之氣，隱

現眉間。光閃閃的刺刀裝上槍頭，沉甸甸的彈帶纏上肩背。）

妹妹（坐着，愁眉深鎖，一針一針縫着哥哥的戰袍。）

西風緊緊地吹着，遠處戰鼓琴琴，號角特帝特帝的催促。

妹妹（縫好戰袍，披在哥哥身上。）哥哥，戰袍縫起，這算是我給你的寒衣。

哥哥（束裝齊整，很慨慷的辭別妹妹。）多謝妹妹！妹妹呀，我也去！

妹妹（依依不捨，纏綿哽咽。）唉！哥哥，你就去嗎？

哥哥 妹妹，我就去呀！邊庭緊急，蘇俄強暴，正是國本飄搖，萬方多難的時候。大丈夫爲國捐軀，視死如歸，當效命沙場，馬革裹屍葬。

妹妹 哥哥，北地冰天雪窟，朔風凜冽；萬里陰霾鳥不飛，寒沙撲蔌無南北。比較江南景色，真是馬後桃花馬前雪。哥哥！你望前走，莫回頭！

哥哥 妹妹，我決不回頭！江南固然鶯花烟景好，

秦淮風月，畫舫笙歌；可憐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妹妹 哥哥，你此去「蘇武天山上，田橫海島邊，萬里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哥哥 妹妹呀！我此去「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雁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妹妹 唉，哥哥呀！你「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盡是春閨夢裏人！」哥哥，我將奈何！

哥哥 妹妹呀！人孰無情，誰能堪此！但是你要知道：「漢家旌節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將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我縱然血染沙場，暴骨窮荒，有妹妹的憐念，我的夢魂也香。

妹妹 哥哥！「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戰爭，你知道爲什麼不會？

哥哥 妹妹，有人說過這句話，戰爭原來沒代價；可是，民族的精神不可滅，歷史的演進是一

幕悲劇！

(西風越吹得緊，黃葉紛紛掉下。戰鼓擊擊，號角鳴鳴，遠處塵頭湧起，一陣陣旌旗飄揚過去，一隊隊騎士馳驟而來。哥哥妹妹，注視靜聽。)

哥哥 (眉飛色舞。) 妹妹，你看多麼雄壯呀！「大漠風塵日色昏，軍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此番出征，定能踏破莫斯科，喋血俄庭！

妹妹 (歡欣鼓舞。) 哥哥，你去吧！好，我盼望你奏凱來歸，替你脫戰袍！

(哥哥妹妹，緊緊抱着，密密吻着。戰鼓號角，越催得緊，馬兵從柳陰帶過征騎，哥哥飛身上馬。)

哥哥 (馬上對妹妹致敬禮。) 妹妹呀！再見了！

妹妹 哥哥呀！祝你勝利！

(妹妹立着，望着哥哥的戰馬去遠了，刀光旗影，沒入平地線，鼓聲號聲，漸漸地散入沉寂的空中。)

——幕——



『給我呀，這光榮的吻！』

(短劇) 黃劍羣

人物：鬼魂——李泗亭(東北海軍陸戰隊隊長)，約廿六歲。女郎(泗亭未婚妻)，約二十歲。

時間：十月十二日晚。

地點：瀋陽城。

佈置：女郎的書室。室中的裏壁是一扇玻璃窗，窗下有書案，案上置書籍。室的中央是一張覆以繡氈的圓桌，桌上放一花瓶，瓶中花含葩未放。

幕開 女郎衣黑衣，坐於右壁疏化椅上，雙眉緊蹙，手持泗亭照片，凝眸睇視，頻以櫻唇吻

之。

女郎（自語。）奇怪啊！今早起來聽見烏鴉噪，這會心裏還是恍恍惚惚的！平日老說媽媽迷信，怎麼今日自己也是這樣。（嘆氣。）難道真是報告甚麼不祥的事麼？（又吻照片。）親愛的，祝福你呀！願你早早奏凱，平安回家！（抱像俯首，朦朧睡去。鬼魂披帷而立；血染軍服，容色威毅。）

鬼魂（行近疏化，撫女郎微笑。）親愛的，我回來了！

女郎（從夢中驚醒，躍然起立。）啊！誰回來了？（見鬼魂驚喜。）咳！泗亭，這不是夢裏罷？我天天替你祈禱，盼望你回來，想不到真回來了！我們戰勝了嗎？奏凱了嗎？

鬼魂（傲然微笑。）對呀！我們戰勝了！我們奏凱了！公理的手是握着勝利的，那違反公理的，一定是失敗！親愛的，祝福罷，我還給你帶了一件禮物回來呢，那是我們黨國賜與的，它的名字叫做「光榮」！

女郎 (仰首,合十,歡笑。)祝福呀,我們的「光榮」!(忽見鬼魂身上血跡,面色陡變。)啊!你…你…你身上那紅色的是什麼? 哎!這是…血麼?

鬼魂 (慘笑)是的,這是我們爲國家,爲民族而流的血!你看!玫瑰一般的紅,火炭一般的熱!這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神聖呀!我把我們的婚期獻給牠了!把我們的愛情獻給牠了!

女郎 (驚痛顫抖。)那麼,你……你……不是泗亭,你……是他的靈魂了!
(欲向前擁抱,鬼魂微退。)

鬼魂 (握拳怒目,神色凜然。)親愛的,你不要太悲傷了!我們這次扼守同江,早已下了決心,和同江共存共亡。因爲彼衆我寡,援兵未到,所以爲國犧牲。我們這一死,發揚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維護世界上的公理正義!這是我最大的功績,這是我最大的光榮!親愛的,你要替我歡喜,你要替我祝賀才對呢!

女郎（哽咽。）唉！泗亭！我們永訣了！「光榮」，讓我們接個「光榮的吻」罷！「給我呀！這光榮的吻！」

（張臂向前，鬼魂亦舉手而待。將近身，鬼魂倏然隱沒，女郎仆臥地上，幕急落。）

〔註〕：十月十二日，俄軍分海陸空三軍路犯我同江，我陸戰隊隊長李泗亭率衆拒戰，直撲敵軍中堅，殺敵無算。敵圍之數重，彈盡援絕，遂引槍自殺。李有未婚妻，原定月底結婚，乃以奮戰殉國，國人傷之。因編爲短劇，以資激發。

18, 11, 15。

（編者按：後來探悉李君負創未死，但李君雖未死，亦足以爲壯士流血的一種「光榮」紀念了。）



犧 牲

(獨幕劇) 瘦 佬

人物： 羽超 是一個氣慨軒昂的少年軍官。

梁青萍 野戰病院看護，羽超愛人。

醫軍 一人

佈景： 病院的病房，左爲病床，旁列桌一椅二；
右爲門，旁有小窗洞關，窗外爲山野。

時間： 一個陰霾密佈的黃昏。

(開幕) 羽超受傷斜倚床上，梁以首抵羽
胸，左手圍羽腰，右手撫羽之傷
處。

梁： 唉！也許不是夢吧！想不到在這環山擁抱
中的一座鬼墟般的小村裏會見你啊！哥！

羽哥！你現在怎麼啦？

（以手撫羽傷痕，淚盈眉睫，羽俯首吻之。）

羽：萍妹！勿哭！你用不着哭！而且，你應該祝我喇！（以手染傷口之血）

你看！這一朵赤紅的孔喇！牠把我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渲染得 像太陽照耀着 冰塊上一樣地光明 一樣地偉大！唔！當我在彈烟迷濛 血肉飛迸中指揮着一班同志衝上那巖峻的斜坡；在彈雨中馳驟，為主義而戰，那顧得許多啊！一粒子彈竟把我……
哎唷！

（傷口的血突然衝出，暈去，梁急扶之，爲之塗藥包裹淚天下。）

梁：羽哥！羽哥喇！

（有頃，羽醒。）

羽：萍妹！別哭吧！你的羽還要爲國黨効力的呀！

（以手拍梁背）

別哭吧！萍！

(隱約間突聞炮聲)

梁： 咳！這可怕的炮聲啊！

(羽側耳諦聽，時炮聲漸近，繼以槍聲，隱約聞喊殺聲。面有驚奇色。)

羽： 噫！難道我們失利不成！

(門開，軍醫惶惶入。)

軍醫： 梁女士！我們前方失利了，快預備吧！快啊！

(羽突下床，執軍醫。)

羽： 失利？真的嗎？

軍醫： 真的！

(羽睜目面赤，從枕底取出手槍仰天大哭。)

羽： 哈哈！這或許是我盡忠黨國的日子吧！

(梁急緊抱之，時天已昏黑，且雨。)

梁： 怎的？

羽： 快放手！

梁： 不要去吧！多一個也沒有用的啊！

(梁緊抱不釋，羽力掙不能脫，急且怒，以

足頓地。)

羽：不不！我馬上要去的喇！爲了愛雖則什麼都可以犧牲，但在黨國之前，什麼更要犧牲了。我已獻身於黨國！我們要爲多數人的幸福而犧牲！萍妹！你祝福我吧！

(梁泣不成聲，羽俯吻之欲走，復遲疑。)

羽：這或許是最後的一吻了吧！(槍炮聲漸近，雨益急，羽仰天自語。)

羽：愛固足以操縱一切！但……唉！(遽推梁，持槍奪門奔出。)

羽：再會吧！最親愛的萍！

(其聲隨雨聲，槍炮聲由風送入，梁悲極，張手向外。)

梁：羽！羽哥！羽哥喇！等等吧！讓我們一起吧。永遠的一起呀！

(遽起追出。)

梁：羽哥！羽哥呀！等一等喇！

(一陣暴雨聲和槍炮聲，喊殺聲，把梁的聲音蓋着。)(幕閉) 民國十九年一月二號



醒 (獨幕劇) 銘

人物：杜芷行 是一個快到六十歲思想很頑固的老人。

杜旦先 芷行的獨生子，二十二歲，中山大學的學生。

項士莊 四十歲，芷行家裏的熟客。
青年男女三四人 旦先的同學。

時間：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

地點：此事發生於廣州市。

佈置：一個中等人家的小客廳，一套假酸枝木椅分放在廳之兩旁；茶几上放着插花的景德瓷瓶；壁上幾幅單用線條組成的

中國山水畫，一幅寫着「忠厚留有餘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的對聯。中央靠後臺是一條方桌子，桌上是些日用的雜具，裏面有大葵扇和茶壺；桌旁坐着芷行老先生，穿一件白夏布長衫，口角垂着兩撇鬚，手拿一枝水烟筒，眼睛正對着壁上出神。一切都帶着南中國人特有的色彩。

芷行：（一邊念一邊噴着烟。）「忠厚留有餘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近來人心狡詐，懂得什麼叫做忠厚！唉！——大街小巷塞滿了丘八爺，這也是叫做和平嗎？

（士莊從外面走進來，手搖着油紙扇，一副十足冬烘先生的面孔。）

士莊：剛才在惠愛西路碰着一大隊學生和工人，把傳單向我手裏亂塞，搖起白旗子，口裏喊着「援助五卅慘案」，大概是到沙面示威去了。（遞上傳單）

芷行：（讀傳單）「同胞們！醒來吧！是我們和帝

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時候了！五卅烈士已爲着民族的解放而死，我們的後死者怎樣呢！？……」怎樣呢！不要鬧出禍事來就好了。中國人每好藉端生事，尤其是那些青年學生，本來是不關自己的事，却偏偏要去多管，等到禍事一來，反悔已經來不及了。

士莊：這些事情由他政府去辦好了，他學生是應該躲在學校裏念書的；拿着旗子隨街亂跑像什麼樣！

芷行：（他又哼着壁上的句子）「和平養無限天機」。

士莊：中大今天停課，旦先世兄回來了沒有？

芷行：吃過午飯打發他去看姨母去了。

士莊：天像要下雨的樣子，今天不曾見過太陽的臉呢。

（遠遠地外面隱聞幾響炮聲，間以槍聲。

不久，街外人聲鼎沸，足步聲往來不絕。）

芷行：什麼事呢？難道真的出了亂子不成？！

士莊：（急步出）待我出去看看吧，說不定又

是學生闖了禍了！(不久復入)果然不出所料，遊行隊走過沙基，被沙面外兵開槍打死了不少；消防車已經開去兩架了。

芷行：這簡直是自己去送死，我早就料到這麼一回事了。(搖頭太息)(外面又是一陣人聲，由遠而近，在門口停住了。大雨傾盆而下。)

青年一人：(氣喘奔入)這裏是姓杜的麼？杜旦先打傷了，……胸部……(向門外)快些扶他進來吧！——殺人的帝國主義者！

(青年二三人扶旦先上，衣履盡溼，血自胸口涔涔下；旦先兩足不支，輪臥於地上。)

芷行：(手足戰震不已，伏下撫旦先傷口。)…
…旦先！旦先！……怎麼……怎麼……樣了？

旦先：(雙目微張)爸爸！……不要緊的，……我不會離開你的哩！

芷行：(老淚縱橫)旦先！……旦先！……張開眼睛……眼睛吧！你不能丟了我呀！

旦先：(以手撫傷口，咬牙忍痛。)爸爸！你……太傷心了！我永遠不會死的哩！你渴望着世界的和

平嗎？我們需要用我們的熱血去把它換來。你的旦先正吻合着你的意思在做着這件事哩！一個爲國家而去受災難的人，他並不是愚蠢的，他的父親也並沒有損失了什麼；你更不要以爲我今日管的是人家的事，我管的正是自己的事啊！

芷行：（咬牙切齒）我現在是怎樣的恨那些殺人的帝國主義者啊！旦先！……旦……先！你對哩！你管的正是自己的事啊！但是……張開你的眼睛吧！你不能獨自……獨自一個人去呀！

旦先：我的眼睛是常常張着的哩！爸爸！你也張着吧！我常常都以爲你是在夢中的，現在可醒來了！醒來了！——哎唷！（創口突裂，以手抱老人頭，一吻而絕。）

（青年一人自外入，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覆之。衆人扶芷行於屍前俯首默哀。）

芷行：（嗚咽不成聲）我的旦先呢？我的旦……先……呢？他說他不會離開我……離開我的哩！怎麼？……他現在的……眼睛閉上了呀！

青年：他並沒有離開你，他的眼睛是常常張

着的哩!

芷行：他沒有離開我嗎？沒有……離開我嗎？

.....

(雨聲淅瀝不止，遠遠地傳來了悲切的哭聲。)

(閉幕)



苦 戰

(二幕劇) 微笑

時間：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廿三日（二十日起）

地點：滿州里

人物：梁旅長忠甲

魏副旅長孫副官兵士十餘人民男女十餘

第 一 幕

(背景)紅幕,台上光線凄紅,幕未啓前一刻,台後軍號聲砲聲,由十分猛烈緊張而漸漸稀少而沉寂,幕乃啓,一軍事事務所,設備,桌椅簡

單，中堂懸中東路簡明大地圖，大門站兩武裝守護兵，梁魏，護兵，忽忽上，梁魏對坐着。

梁：（很苦沉思對魏副旅長說）我們這幾天衝鋒二十七次，總不能動敵人的陣線，看來今天敵軍又增八九千以上，前天扎蘭諾爾電話已不通了，想必是扎蘭諾爾已被敵軍佔領，所以全軍來包圍取滿州里？

魏：是，旅長；我們的後路確已截斷，我們已在四面包圍中了，我們眼巴巴是望胡軍長救兵趕到！
（台後砲聲號聲又響，商民婦女兵上急急奔上。）

兵士甲：報告旅長，敵軍已四面迫緊，圍得水洩不通，我們子彈也沒有了。（商民婦女均哭訴請求梁旅長保護。）

梁：（很勇敢的說）各位同胞請莫怕，有我梁忠甲在，決不使俄羅斯野蠻的兵士傷害我同胞，我們軍人唯一的天職是盡忠報國，就是子彈沒有了，我們還有刺刀可同他支持三天，胡軍長救兵就會趕到，你們大家先安心回家去。我剛

才從火線回來，我們陣地還很堅固的，待我作戰策略計劃好了，我馬上趕回到火線去指揮，只要大家同心一致，俄羅斯的砲火實在不足怕的，你們安心回家吧！

(商民婦女兵士們下)

孫副官長：(手執電報驚惶的上)梁旅長，胡軍長電已來了。

梁：怎麼樣？你趕快唸給我聽。

孫：(很愁苦的讀電文)滿州里梁旅長：鐵路已被敵軍截斷，火車不通，救兵不能趕到，望相機全部退出滿州里，保存實力爲要。

梁：(頓足太息)啊嘯！怎麼辦？救兵沒有希望了！

魏：旅長，救兵已經絕望了，子彈又一粒也沒有，我們少數的刺刀，怎樣抵得住成千成羣的俄國砲火飛機炸彈呢！看來滿州里早晚是要失陷，我們還是衝鋒衝出去吧。

梁：當然是坐以待斃，還不如衝出一條血路來，可是住在滿州里的同胞，我們怎好拋棄他們一任俄國兵摧殘呢？(沉思一番)唔，我們快去請

各同胞來商量，孫副官長，你快去請來。

孫：是，（匆匆同兵士甲乙由台左下，同商民甲乙丙丁婦女甲乙由台右上大家坐定商議。）

梁：各位同胞，此刻奉到胡軍長回電，鐵路被敵軍截斷，火車不通，救兵不能來，命我退出滿州里，實在我這裏子彈已一粒也沒有了，這幾天來都用刺刀支持，眼巴巴是望救兵到，現在救兵是絕望了，我們陷在重圍中有死無生，我們還不如衝鋒出去求一生路，可是我們軍人盡保國保民之責，國境已失，我又怎能拋棄我的同胞，任憑異族屠殺！所以我請你們來大家商一完善的方法。

商民甲：旅長，你們軍隊衝去了，我們留在滿州里不單是子女財產被俄國兵擄掠，就是我們的生命都掛在俄國兵的槍頭上！

婦女甲：唉，旅長，我聽到前日同江富錦被俄國兵佔去後，放火殺人，強姦婦女，比惡狗猛虎還兇，我們很怕呀！我們很願意跟旅長一同衝出去。

(大家都贊成跟旅長一同衝鋒出去)

梁：各位同胞，我決不肯使強暴的異族欺負我同胞，我們同生同死吧！(對孫說) 孫副官，我們軍士都裝刺刀，我來開路，先衝出去，你帶一隊保護男女同胞跟上來。

孫：是。

梁：(對魏說) 魏副旅長你帶領隊斷後保護同胞，抵禦敵人後面追擊。

(各人紛紛向台左下，梁吩咐號兵吹衝鋒號，衛兵十餘各帶刺刀由臺右角排列上，不斷的通至台前，旅長亦裝好佩刀。)

孫：(由臺右上) 梁旅長，男女同胞們都已上汽車，魏副旅長在後面掩護，大家都結束妥當，請梁旅長出發吧。

梁：好，孫副官長你要當心保護同胞，不要落後。

孫：是，我記得。(由台右下)

梁：各位弟兄，死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民族的光榮，跟我來衝出一條血路吧！
軍士們：(齊聲喊)好，殺呀！(一齊向台左衝下去，

台後砲聲號聲爆發。幕閉，幕裏燈光轉成慘綠，一陣殺聲，砲聲，男女哭聲。）（閉幕）

第 二 幕

幕啓：山林雪景，燈光慘綠，打散落了的男女兒童甲乙，兵士甲乙在困倦中四顧痛泣。

梁：（滿身血跡，滿面創痕，帶四五兵士踉蹌上。）

啊！你們都在這裏呀！你們怎麼這樣淒慘狼狽！當我衝出一條血路來的時候，我再回頭來看看你們可是又被敵軍截斷後路，不見你們跟上來，所以我又衝進一條血路來接你們。魏副旅長孫副官長那裏去了呢；其餘的同胞都那裏去了呢？

兵士甲：旅長啊！當你在先鋒衝出時，我們正想跟上，可是敵軍的二三十輛唐克車一齊趕上，已把我們攔斷去路，飛機二三十架都飛到我們頭上來，丟下巨大的炸彈，可憐我們後面三十輛汽車中的男女同胞，都喪在俄羅斯的砲火中了！我親眼看見孫副官長被炸彈炸成粉碎了！

兵士乙：魏副旅長呀！俄兵如潮水樣湧上來，砲火集密，我們少數的刺刀，怎敵得住，可憐魏副旅長和他們都被鐵黑的車輪高大的馬鐵蹄踏成肉醬了，我們幾個都從屍體堆裏逃出來。

男甲：唉，旅長！我的爸爸媽媽哥哥弟弟都成粉粹了！

女：我的媽媽姊姊都被砲彈打得一團血肉，我很怕呀！

兒童：（哭）我的媽媽呀！我的媽媽呀！

梁：（頓足痛哭仰天自誓）蒼天呀！竟容許俄羅斯殺人如草！我就剩一兵一卒，我誓死要抵抗野蠻的俄人啊，我的同胞兄弟姊妹呵！我梁忠甲此身未死，我總要洗我民族的血跡。（臺後砲聲又起，響了一陣，衆人皆驚惶。）啊，各位同胞俄國兵已迫近我們了，你們起來跟我走吧。

男女：（同聲的說）我們不能走了，我們三天沒有飯吃了，我餓得眼黑了，旅長啊！我們是再也不能走了！

梁：同胞們呀！我也是三天沒有粒米入口了！我吃

到的是無情的火藥氣，惱人的血腥氣呵！

日本領事：（匆匆上見梁旅長）梁旅長，你們眼前的軍力比不上俄羅斯萬分之一，你們怎能抵敵，滿州里是絕對不能守住了，你們確已到山窮水盡的地位了，我們是居在同文同種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出來調停。俄羅斯加倫將軍已答應我，如果你們趕快繳械，他就不再開火。

梁：（十分憤怒）領事先生，請原諒我，我萬難接受你的好意。國家給我槍砲，命我保障國境，保障國民生命財產，保障和平，現在倒叫把槍砲交給破壞和平的敵人，殺我同胞奪我疆土的敵人，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絕對不可能的，頭可斷，身可死，我中華民族的名譽是不可損失的。

日領：梁旅長我不是叫你交給敵人，是請你暫把槍械交我日本領事館保管。你們兵士的生命財產都是我日本領事担保。這是兩全的辦法，免得地方騷擾。

（梁俯首十分沉痛的思索）

兵士：(暗中交頭接耳指着日本領事)這日本小鬼不是好傢伙，他也是暗中幫助俄羅斯他滿心是想奪取我們滿州的。

(台後砲聲又起)

日本領事：(又勸告梁，拍梁的肩)梁旅長，你橫豎是幾把刺刀，沒有辦法，你還不如顧全地方爲重。

(梁痛極淚下，猛拔手槍將自殺，日領急抱住梁奪住手槍)梁旅長，大丈夫報國有日，何必遽尋短見，自殺也是無濟於事的。

兵士男女：(齊上梁前，環跪痛哭)梁旅長，請你不要這樣！

梁：(痛哭着)各位同胞！自從中東路破獲俄國共產黨機關，他們有種種計劃，組織暗殺團，暗殺我們中華民族的革命領袖，想要根本毀滅我們的國家。這巨大案情發生以來，我們東北將士，始終奉中央的命令，遵守非戰公約，維持國際和平，嚴守邊地，可恨野蠻的俄羅斯的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也不先通知戰書，竟同強

盜一樣暗地運動大軍，驟然向我軍攻擊，這是萬國公法所不容許的，我們沒有準備，雖是失敗了，可是在公理上我們是永遠占勝利。（苦笑着）我的陣亡將士！我的同胞呀！我們眼看恐怖的赤色帝國的無情砲火，打破了世界和平迷夢。我們眼見赤色恐怖的暴虐的專制魔王，向太平洋民主國家進攻，我們以血肉來保障世界和平。我們以血肉來擁護民主精神。我們以血肉來填補人羣幸福的缺陷。我們的犧牲是民族光榮的犧牲！是人類的光榮犧牲！

（幕完）